

秋天的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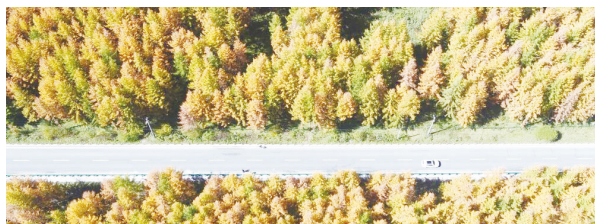
文/董国宾

经过炽夏，秋练成了一双明亮的眸。这清透的眸里，舒朗的枝头在高歌，芦花的絮语像流淌的水，喜悦的棉朵白亮亮的。小孩子脚步清脆地往前走，小河美得睡着了。

一年当中，春夏秋冬各有奇妙，秋最可人。到明澈的秋的眸里去，我们想要的东西就在那里。弯腰去拾吧，手里、背上、腕间，能用的都别闲下来。秋没了绿荫匝地，却闯进遍地瓜果香。它的视野里，又有金谷、红高粱、黄玉米，哪个都能醉倒你。果品中，柑橘算是最寻常的秋。这寻常的眸里，忽有秋风共剪西窗烛，一家一户的小甜蜜，便在这片点点的盈黄中跑起来。五谷中，豆荚如潮漫，锁着诗意，签收在渴盼了一夏的秋风里。到秋里去，秋的眸亮晃晃的。红柿子住

在枝头间，桂花香飘出院。火红的乌桕树灼亮了南山坡，稻浪一波接一波地往前滚，好一个丰饶的秋。

鸟一轻咳，天就亮了，山野间金菊灿灿，天空无半点云翳。秋天最不稀奇的是菊花，这不稀奇的菊装扮了一个稀奇的秋。夏天威猛了一阵子，事情没做完就遗憾地走远了。冬天赶早跑过来，想把金菊揽入自己的园子里。最美的春天里，花的家族一丛丛一簇簇，繁花似锦，就差了这点金菊花。秋空高爽，天地苍苍，漫山遍野



▲资料图片

(王克贤/摄)

吐出一片金黄的海。使劲瞧，秋意漫漫，景色愈佳，倘若假寐片刻，那梦一定如蜜。

风息了，如水的月漫上来，秋的夜晚一片银光。天地间坦荡无垠，秋的眸裹上轻纱般的薄光，四处滚动。举目仰望，万物静秀，秋月似雪，这自然的节奏令人啧啧赞叹。脚步隐了形迹，侧耳听，有鸣虫在吟吟唱秋，一声接着一声，一片连着一片，若秋雨遍洒大地。它们唱得有条理，一点也不费力，把秋色唱成了轻风，唱成了流水，唱成了一片海。秋虫当中，

蟋蟀最逗人，唱的歌也最动听。这小东西，又蹦又跳，见人就逃，远不如花草温柔可人，但就是惹人喜爱。它的歌吟，纯净，明透，像下了一夜的雪，又如清脆的琴音。它们“吱吱吱”唱个不停，唱秋水，唱秋月，唱微红的芦花，唱自己的心思，婉转得总是让人想起春草。秋月迸射出银光，静静的夜温婉迷人，秋思已弥散天地，你走进了就不想走出来。

秋天从通衢大道上跑过来，它的眸子里，可画可赞的真不少。石桥上，园子里，山坡间，野地上，碎了一地的秋意染湿了企盼的心。慢慢往前走，似火的红石榴，暮色中温暖的灯火，月牙似的小扁豆花，都是最亮的眸。

秋天的眸，清透，惹人。到秋里去，等待你多看一眼。

小余太秦汉长城絮语

文/彭芑

1

我相信这些交错堆叠的石头如同相信大地裸露的筋骨
两千余年，它们
固执地保持一块石头的沉默与温度
阴山不老，时光静默
托举着石砌的巨龙
雄踞于一道道起伏的山脊
铭刻思想深处的沟壑

2

曾经的交锋与对峙
于烽燧台上忽隐忽现
先祖们
粗糙、皴裂的双手，蹒跚的脚步
历经滚滚苍烟
在华夏版图上
深深烙下不朽的传奇
石缝间，一株波叶大黄恣意伸展
褐红的脉络紧锁叶缘
不知它的根须，是否也扎在
千年之前
长城那头，山的那边
望不尽的沃野平畴
无言守护这片深情的遗址

3

历史的巨龙，盘旋而上
不知不觉，我已化作石头中的一块
随着长城不停地行走
即使被穿尘越世的风霜，磨平棱角
青石深染的包浆
流淌无法言说的沧桑，静穆
沉淀昔日的蓬勃与灵动

4

斑驳的箭镞深埋草丛
几处风化的石堆，林立
久久凝视
想象走过的人和他们的故事
不过与我须臾的缘分
风继续吹来，醉了无边的茅草
云絮低垂，仿佛伸手可及
山脚下，增隆昌水库微波粼粼
摇曳青石、绿草与天空的影子

5

总有一些陌生或熟视的
山水风物，击中你
在某个瞬间，泪流满面
无须言语，无须倾听
当我转身离去，蓦地
一群白羊，散落在铺满针茅的山巅
最高的山石上
端坐的牧羊人
面向羊群
俯瞰蜿蜒的河流与苍茫的人间

6

这是我初遇光禄塞遗址
开阔的平地，青灰色山峦
低伏。古长城傲然
怀抱一处土夯的城障残垣
那片荡漾的湖水
可是昭君出塞时，遗落在此
打碎的妆镜

屋顶上的秋

文/杨丽丽

乡下的秋，是从屋顶开始铺展的。一场雨过后，天忽然就高了，风里带着熟透的玉米香，飘进每一户敞开的院门。秋收刚过，庄户人就把地里的收成往屋顶搬——玉米棒子、红辣椒、金黄的糜子，还有切得匀净的土豆片，像给黑瓦屋顶披了件花衣裳，连房檐垂落的蛛网，都沾着几粒金黄的玉米，成了秋的装饰。

我家的屋顶是老土瓦的，经年累月被雨水冲刷，瓦缝里长过狗尾巴草，也落过麻雀的羽毛。每年这时节，父亲总踩着木梯上去，先把瓦上的枯枝败叶扫干净，再在房脊两边搭起木架，把玉米棒子一串串挂上去。玉米叶还带着新鲜的绿，玉米棒子挂在架子上像一串串金色的炮仗，风一吹，摇摇晃晃，像是秋在说话。

母亲爱把红辣椒晒在屋顶的东南角，那里日照最长。她踩着木梯，把一串串红得发亮的辣椒挂在瓦上，像燃起的小火苗。有时我也跟着上去，蹲在

屋顶边缘，看辣椒在风里晃，阳光照在上面，连我的指尖都染了点红。母亲说，辣椒要晒到皮发皱，摸起来硬邦邦的，冬天做菜才香。

最有意思的是晒土豆片。母亲把土豆切成薄片，泡在清水里，淘去淀粉，捞出来控干水，再端到屋顶上。我也跟着上去，蹲在竹席边，看母亲把土豆片一片挨着一片摆开，不留一点空隙。阳光照在湿乎乎的土豆片上，泛着淡淡的白，像给竹席铺了层薄玉。

糜子要摊在另一张竹席上晒，薄薄一层，母亲用木耙把糜子耙得匀匀的，阳光落在上面，糜子泛着光，风一吹，还会飘起细碎的糠，落在我仰起的脸上，痒痒的。有时麻雀会来啄糜子，也会到土豆片上面啄几口，母亲就扎了个稻草人，穿件父亲的旧蓝布衫，戴一顶草帽，立在屋顶中央。稻草人不说活，却把麻雀唬得不敢靠近，只有胆大的鸽子，会落在玉米架旁，啄食掉在

瓦上的玉米粒，吃完了，扑棱着翅膀飞走，留下几片羽毛，落在红辣椒上。

屋顶上的秋，是会变模样的。刚搬上去的玉米是青黄的，晒上三五天，绿秆就枯了，玉米粒开始发亮，像撒了一层碎金；土豆片更明显，刚摆上去时水灵灵的，晒到第二天，边缘就开始发卷，颜色也从白慢慢变成浅黄，摸起来有点干硬。母亲每天都要上去翻两遍土豆片，把粘连的土豆片分开，再把竹席边缘的挪到中间，那里晒得更透。风一吹，竹席上的土豆片轻轻晃，偶尔有一两片被吹落到瓦上，母亲赶紧捡起来，吹掉上面的灰，放回竹席上，母亲说“一片都不能浪费，都是地里长出来的”。

傍晚的时候，屋顶上的秋最是好看。夕阳把云彩染成橘红，照在玉米棒子上，连瓦缝里的阴影都带着暖黄；土豆片在夕阳下泛着浅金，像给竹席镶了边。父亲从梯子上下来，肩上搭着晒软的糜子秆，母亲则把半干的土豆片找

到竹席一角，用布盖好，夜里会下露水，怕打湿了。辣椒串还挂在那里，在暮色里像一串红灯笼。我坐在屋顶上不想下来，看远处炊烟袅袅、倦鸟归巢，风里的玉米香混着淡淡的土豆香。

乡下的人不常说“晒秋”，只说“把秋存起来”。屋顶上晒的不只是玉米、辣椒和土豆片，是一整年的盼头。等这些收成晒透了，玉米会脱粒装进粮囤，辣椒会挂在厨房的房梁上，土豆片则收进布袋子，冬天炖菜时抓一把，煮出来的菜满是太阳的味道。

后来我去城里生活了，很久没看到那样的屋顶——黑瓦上挂着玉米，红辣椒映着夕阳，竹席上摊着浅黄的土豆片，连风里都飘着收成的香。

去年秋天回到老家，我爬上屋顶，蹲在竹席边，看玉米在风里晃，红辣椒在阳光下发亮。秋还和从前一样，落在屋顶上，落在父亲的白发里，落在母亲的皱纹里，也落在我心里。